

中  
国



古  
典  
文  
学

白  
部



文学精品  
传世藏书

# 中国古典文学百部

第五十三卷

罗晶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 卷 目

<b>禅真后史</b> .....	(1)
<b>银瓶梅</b> .....	(317)
<b>世无匹</b> .....	(397)

# 目 录

禅真后史 .....	清溪道人
禅真后史序 .....	(3)
禅真后史源流 .....	(3)
第一回 耿寡妇为子延师	
瞿先生守身矢节 .....	(4)
第二回 醉后兔儿追旧债	
夜深硕士受飞灾 .....	(9)
第三回 二真仙奇遇传方	
裘五福巧言构衅 .....	(14)
第四回 听谗言泼皮兴大讼	
遇知己老穆诉衷情 .....	(19)
第五回 裘教唆硬证报仇	
陆夫人酬恩反目 .....	(24)
第六回 商天理肆恶辱明医	
秋杰士奋威诛剧贼 .....	(29)
第七回 窥珠玉诸凶谋害	
观梅雪二友和诗 .....	(34)
第八回 舞大刀秋侨演武	
拜花烛耿完成亲 .....	(39)
第九回 恋美色书生错配	
贪厚赠老妪求婚 .....	(44)
第十回 庆生辰妯娌分颜	
呕闲气大家得病 .....	(49)
第十一回 全孝义郁氏善言	
看风水葛雌诡计 .....	(55)

第十二回	写议单败子卖坟山 假借宿禼囚探消息	(60)
第十三回	华如刚藏机破法 龚敬南看鹤消闲	(65)
第十四回	凌老道华秃死奸 葬师母耿郎送地	(70)
第十五回	跃金鲤孝子葬亲 筑高坛真人发檄	(75)
第十六回	叶炼师回神覆旨 张氏女妒孕生情	(80)
第十七回	问肚仙半夜有余 荐医士一字不识	(85)
第十八回	全伯通巧处生情 郁院君梦中显圣	(90)
第十九回	五彩落水全生 媚姐思儿得病	(95)
第二十回	瞿廷柏母子重逢 刘廉访弟兄莅任	(101)
·第二十一回	好施小惠恒招祸 急为偷生反丧躯	(106)
第二十二回	叛狱贼市口遭刑 烧香客庙前斗宝	(111)
第二十三回	恶公子见财起意 老闔黎直口诉冤	(116)
第二十四回	存公道猴蟹归原 正法度主仆受责	(121)
第二十五回	木马驿剑侠谈心 蒙山洞苗酋作乱	(126)
第二十六回	众百姓鼓勇逐蛇 三洞主改邪归正	(131)
第二十七回	刘仁轨激蛮攻蛮 骨查腊用计中计	(136)

第二十八回	墨顶朱冲波救主 哈一嘯出猎兴兵	(141)
第二十九回	崆峒岭二贤叙旧 龙门府四将攻城	(145)
第三十回	爱良民番将献谋 挂数珠猢狲念佛	(150)
第三十一回	黄鼠数枚神马伏 奇童三矢异僧亡	(155)
第三十二回	刘经略执旗督阵 瞿司理上表辞官	(160)
第三十三回	瞿二郎吞符却病 党氏女刺绣见妖	(166)
第三十四回	蓝面鬼扑捉党翼儿 大将军槌击滑道士	(170)
第三十五回	瞿氏子放雷逐怪 车云甫挺斧劈邪	(175)
第三十六回	摄魂和尚诉真情 觅利黄冠谋放债	(181)
第三十七回	厚赠侍儿为妾媵 议芟权恶渴相知	(186)
第三十八回	印常侍利口饰非 许侍郎庇奸获罪	(191)
第三十九回	众冤魂夜舞显灵 三异物宵征降祸	(196)
第四十回	散符疗疫阴功大 拙鼠开疑识见多	(201)
第四十一回	白马寺怀义妒贤 大峡谷羊雷仗义	(206)
第四十二回	卞心泉賂贵教亲 羊大郎肆凶拒捕	(211)
第四十三回	三戒铭心权避迹 一餐大嚼定交情	(216)

第四十四回	倭侈赠宝救冤民 孔目收金宽狱犯	(221)
第四十五回	二寨主停杯审事 四冤犯遇赦远奔	(226)
第四十六回	侠士戮奸伸大义 簿司移衅诈平民	(231)
第四十七回	谈积弊防御明心 试神臂二雄纳款	(236)
第四十八回	告病还乡期避世 割襟为聘结良缘	(241)
第四十九回	收番礼金吾护法 慕闇黎王氏偷情	(246)
第五十回	为渡银河妆颤颤 因方花貌受熬煎	(251)
第五十一回	劳夫人梦里簪花 来毓秀灶前说苦	(256)
第五十二回	小兰献主解重围 我借贪欢娶内疾	(261)
第五十三回	田宝珠捱身入戶 沈三昧借港行舟	(266)
第五十四回	嵇西化纵欲伤人 瞿道者登桥援难	(271)
第五十五回	戮奸僧立时正法 救蛊妇子夜擒魔	(276)
第五十六回	顾大郎为弟求医 顏氏女诉冤索命	(282)
第五十七回	程员外聆音择婿 张别驾设计倾贤	(288)
第五十八回	南明山玩景遇饥民 西屏岭焚祠驱孽鳄	(295)
第五十九回	赴井泉弃名避世 隱岩壑敛迹修真	(301)

第六十回	栖霞洞四道敌魔 毗离村七仙人圣	(307)
<b>银瓶梅</b>		无名氏
第一回	是美色有心设计 求丹青故意登堂	(319)
第二回	假结拜凶狠施阱 真赐赠神圣试凡	(322)
第三回	陈秀才一念怜贫 裴公子两番放饵	(325)
第四回	行善念刘芳遇神 设恶谋裴彪通寇	(328)
第五回	设陷阱强盗露饷 畏律法秀士埋金	(332)
第六回	裴公子暗施辣手 柳知府昧察惨刑	(335)
第七回	松林中颜氏产子 荒郊外陈升盗尸	(339)
第八回	求伸冤反惹冤孽 因逃难复救难人	(342)
第九回	虎豹山两雄被获 徐家庄双杰联婚	(346)
第十回	访妻踪青州露迹 念师骸山野逢魔	(349)
第十一回	奸狠仆负恩陷主 侠烈汉赴险驰骋	(352)
第十二回	劫法场琼玉脱网 匡朝政九龄辱奸	(356)
第十三回	睹时艰力辞解组 尽忠告勇退不羁	(359)
第十四回	惜英雄九龄赠书 恩酬愿明皇发驾	(3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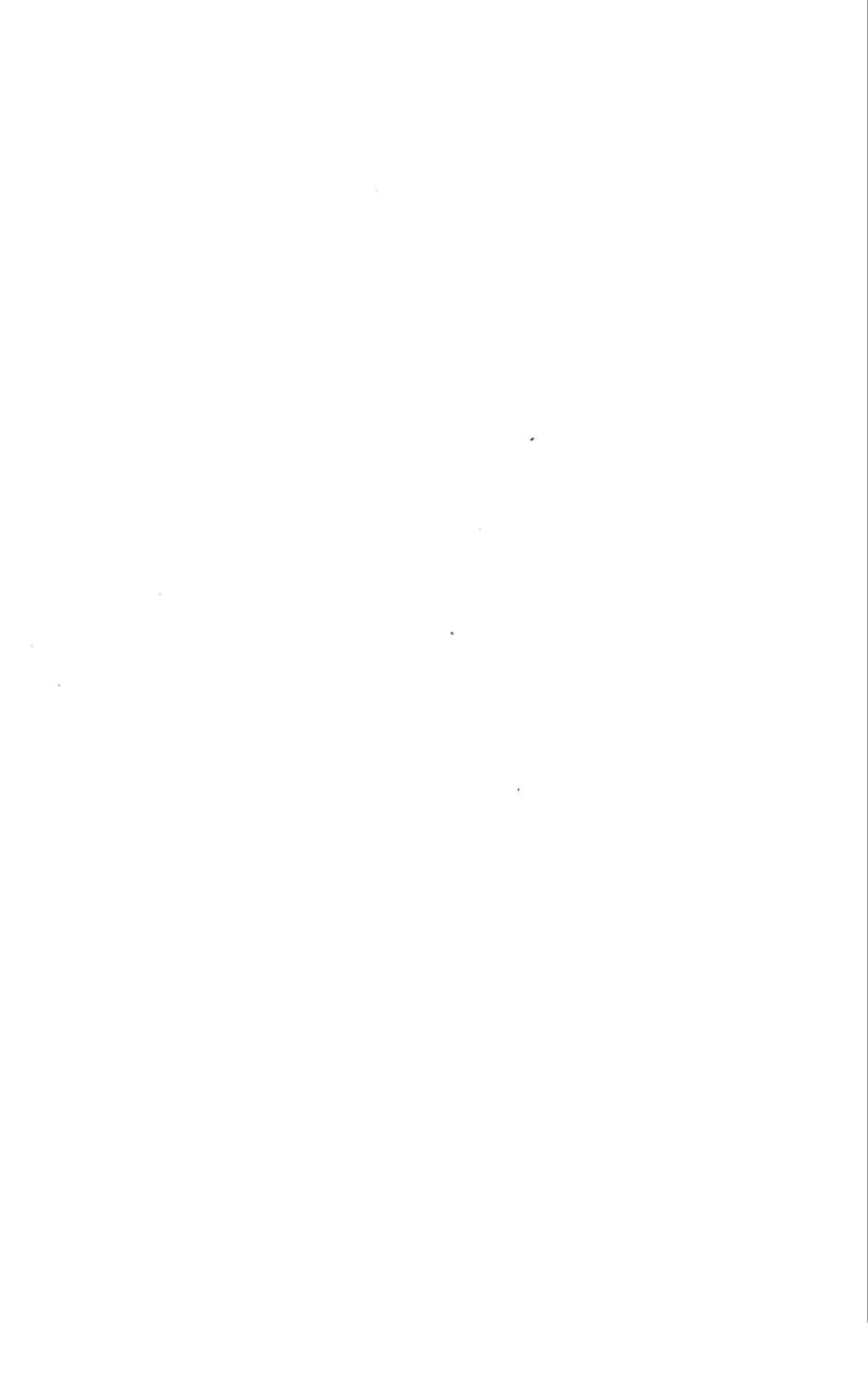
第十五回	凤凰山花纲劫驾	
	赤松林琼玉除凶	(365)
第十六回	唐明皇车驾回朝	
	梁琼玉职封镇蜀	(368)
第十七回	弃绿林白高得荐	
	赴翰苑刘陈首登	(372)
第十八回	征山寇陈升明荐	
	探营寨裴彪暗谋	(375)
第十九回	救刘陈谢仙点化	
	赚裴古唐师获奸	(378)
第二十回	来巡抚抄拿奸眷	
	回长安擒获叛臣	(382)
第二十五回	证逆臣欺君正法	
	征山寇奉旨提兵	(385)
第二十二回	攻茅山唐将施威	
	设地雷贼师取胜	(388)
第二十三回	破贼巢因功赏	
	封将士大会团圆	(392)
世无匹	.....	娥川主人
世无匹题辞	.....	(399)
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啬汉劳心	(399)
第二回	多情怜白面，干白虹潦倒醉乡	
	贱价买黄金，金守溪浮沉利海	(405)
第三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	
	风雪途误识奸雄面	(411)
第四回	患难临头，陈与权雪中遇侠	
	冤家狭路，刘天相杆下亡身	(418)
第五回	救饥溺暗里赠多金	
	为朋友热心得奇祸	(424)

---

第六回	三司设计救危难，豪杰遭刑 万金荐友人风云，奸雄得路	(430)
第七回	谋客货计赚井中人 露官银屈遭盆下狱	(436)
第八回	桃花马陌上聘佳人 玉洞轩垆头醉才子	(442)
第九回	恶衙蠹坑人，穷秀才望门堕泪 贤闺女矢节，侠丈夫飞垣救人	(448)
第十回	逃灾难举目无亲 救无辜挺身代辟	(454)
第十一回	闹公堂村夫殉义 占田产恩妇离家	(460)
第十二回	两头脱空，负心人忒煞欺心 一计收罗，长舌妇偏生饶舌	(467)
第十三回	认假成真，舅舅蝴蝶弄成活鬼 道还真假，擒擒纵纵算就深机	(473)
第十四回	授居停一女报德 投山左万里寻亲	(479)
第十五回	临清驿气杀癫痫官 大同府喜遇知心友	(485)
第十六回	恩怨分明，贤太守挂冠归去 贤奸报复，小翰林衣锦还乡	(491)

# 禅真后史

明·清溪道人



## 禅真后史序

麻公有言，佛为朝廷养济院，有功于国。则亦取其真，实际非必捐妻肉之累，饭藜茹藿，膜拜燃香，吟梵喝偈，作净土津梁。乃俗子扬其波，儒流亦且导其澜，祈悟门于贝叶琅函，不复问拯世义民实事。翻阅参求间，一腔热心已消矣。暨出寡建竖，投老林壑，又拾传灯余烬，与二三黄面髡相诘难，依皈拱卫，胥老稚投礼空王，噫，真在是乎？不知大根器人何尝不从仙释中轂转，何尝不向仙释中归根？其间一段真功行，良善可庇，疲癃可起，奸逆可锄，魑魅可扫，慈悲肝胆侠烈心肠具备，不尽惨然眉低断努目态也。则煦煦谈矜恤者伪，而柔刚互运者真；拘拘明心性者伪，而晦蒙不蚀者真；汲汲事焚修者伪，而践履沉实者真。即如薛仙身膺天箓，已入圣而脱凡，犹必再试之时艰，以补昔日罅漏，可识真之旨矣。然不指迷真之幻影，世且认贼作子，来金吾、党氏俱可身上金台；不指寻真之究竟，世且丧志望洋，秋侠士、耿郎胡得立地成佛？揉叛盜于忠良，祛奸慝于禁近，《后史》皆所以补《逸史》未备，所为继之而起也。若夫清溪道人试提醒于前茅，已作南车之指；猛鉗锤于后劲，允为暗室之灯。衷以屡注而逾热，识以久历而逾沉，奇以弥触而弥吐。禹鼎不足铭其怪，溟海不足方其灏，时花不足斗其艳，朝霞不足侔其鲜，人各具眼，应尽悸目桥舌相惊赏，毋饶不佞笔舌也。

时崇祯己巳兰盆日，翠娛閣主人題。

## 禅真后史源流

真土真铅真汞，元神元炁元精，三元合一药方成，个是全真上品。动静虚灵不昧，混全实道圆明，形神俱妙乐无生，直谒虚皇绝境。

这一首词名《西江月》，乃一隐士与潘炼师讲道，作此赠之。大率修炼之术，离不的这个圈子。又闻广成子《真语》云：“有阴德者，径补仙宫。”故知修真成道者，不独在乎导引胎息、烹鼎吐纳之功；全重那一点灵台的良善，积德累仁，以成至道。就如那《禅真逸史》所记一释三真，

都归正果。林澹然在渤海王高欢麾下为将时，长刀大戟杀人如麻，似与如来戒杀之训相悖；及后猛省回头，披缁削发，虽逃梁复魏，不免许多魔障，而内心不损，外行不回，终证菩提上果。门下如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三贤，除奸剔蠹，济世利民，年逾耳顺，弃位苦修，俱相继霞举。此亦一念真心，发为功行，极圆极满，乃能如是也。后来唐高祖武德年间，敕赠林澹然为通玄护法仁明灵圣大禅师，赠杜伏威为正一静教诚德普化真人，赠薛举为正一五显仁德普利真人，赠张善相为正一咸宁淳德普济真人，则修于寂者彰于显，自是本根上一脉精光不可磨灭，前史已悉大意，而今复辑《后史》一书，与前史源流相接，不过是“禅真”二字。

谨按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饥馑流离，盗贼蜂起。太宗皇帝听了李太史之言，令叶法师发檄祈请，极其诚恳，遂有真人降生阳世，征番灭寇，拯溺扶危，逐鬼荡魔，利民济物，只在三十年之间做成了许多因果。只为着这个真人下界，提挈了几个道友同上天堂，又引出无数希奇古怪的事来。正是：

欲修紫府清虚教，还本儒宗礼义心。

## 第一回 耿寡妇为子延师 瞿先生守身矢节

诗曰：

清商萧飒汉江秋，红紫枝头色正柔。  
坠叶逐流随月渡，残芳殢雨倩风揉。  
莺簧漫拟鶠鷀调，蝶拍空传鸾凤侍。  
不是须眉异巾帼，伦常堕地仗谁收。

话说隋末时，卢溪州辰溪县毗离村里有一秀士，姓瞿，名天民，字子良。生得长须秀目，白脸丰颐，举止从容，天然风度。幼丧父，家业甚窘。娶妻郁氏，苦守清贫，朝耕暮读，以养其母元氏。年过三十，未有子嗣。忽一日，进城访友，谈及艰难一事。这友人姓刘，名浣，与瞿天民幼同笔砚，最相契爱。当下留住吃了午饭，二人筹画资身之策。商议了半晌，无计可施。瞿天民正欲作别起身，忽听门外有人声唤。刘浣道：“仁

兄且慢坐，待弟看是甚人，然后送兄。”瞿天民依允坐于轩内，在窗眼里张时，只见刘浣揭开竹帘，迎进一个人来。那人头戴尺余高一顶尖角匾巾，身穿一领淡青粗布道袍，足穿高跟深面蒲履。与刘浣礼罢，称过杌子并坐了，附耳低言说了一会，袖中取出一个柬帖，递于刘浣。刘浣含笑接了，起身进轩内来秤银子。瞿天民问是何故，刘浣摇手道：“少刻便知。”一径出客座里，将银子送与那人。那人接了，千恩万谢，临出门时，回头叮嘱道：“老哥，千万话勿得个，千万话勿得个！”刘浣点头应允，那人欢喜作别而去。

刘浣拍手笑将入来，瞿天民迎道：“那人却是兀谁？贤弟这等好笑。”刘浣道：“仁兄不知，这人姓边名荐，插号叫做笏箕。原籍海州人氏，腹内颇通文墨，在外设帐十余年了，只为着一桩毛病，往往馆事不终。今日此兄却又做出这当儿来了。”瞿天民问那人有什么毛病，刘浣道：“这笏箕倒是个有趣的朋友，酒量好，棋画也好，说科打诨更好，钱财也不甚计较。奈何酷好的是这一着，每每为此事，打脱了主顾。目今在敝邻耿寡妇家处馆，这耿氏家道富足，且是贤德。丈夫耿鼎早亡，止生一子，将及十岁，馆谷有二十余金。款待甚是殷勤，朝暮酒肴茶饭的齐整自不必说。这小边看上了他家一个小厮，名叫锦簇，在馆中做伴读的。两个正在花园里行事，被他父亲撞见了，当面戗白了一顿，不容进馆。他如今在这里安身不稳，就欲起程回去，因无盘缠，将这张关约押弟五钱银子。岂不是一场好笑？”瞿天民道：“那厮既是无耻，贤弟不该将银子借他，况这纸关券，乃无用之物，要他何干？”刘浣道：“这银子专为仁兄而发，不然怎生轻自与他？这柬帖儿更是有用处。”瞿天民不解其意，细问其故。刘浣道：“仁兄诉说寥落无措，小弟踌躇难决，适间小边失馆，其中似有一个好机会，故此不惜小费，收了关约，为兄一图，不识可乎？”瞿天民道：“深感贤弟盛雅，此馆得成，老母甘旨有望，煞强似耕种的清苦。只是一件，彼已长往，留此废约为质，惟恐无成，徒为画饼。”刘浣道：“边兄一时露丑，惶愧无地，故着忙要去。若迟延数日，则愧心渐解，必夤缘求恳，捱身入户矣。故小弟收约责银，使彼死心搭地而去，为兄图馆一也。耿寡妇之父濮员外与弟有一脉之亲，今日弟即亲去力荐，或者有几分成就之意，明日便见消息了。”瞿天民欢喜作谢，辞别而回。

当下刘浣径往濮家来，却值员外在侧厅内与一少年围棋。两下相见礼毕，员外道：“久不相会，今日何事下顾？”刘浣道：“有一言求教，特此

奉谒。”员外笑道：“足下请坐，待老朽完此残局请教何如？”刘浣道：“绝妙。晚辈正欲一观。”那少年道：“老伯已拜下风，不必终局。”员外道：“局上未分胜负，小子何得狂言。”两下互相笑谑。

刘浣候二人棋毕，即将荐馆与瞿天民之意细细说知。员外道：“舍甥小馆已有一位姓边的朋友在彼，难以斡旋。”刘浣又将小边逐出情由说了。员外笑道：“斯文中做此道儿的极多，何足为异？边先生既已辞馆，老朽就与小女说，择日奉请令友便是；但不知瞿君举止抱负何如，不要蹈老边的旧辙才好。”刘浣道：“敝友才识不凡，立身诚实，断不似旧师的景态。”那少年道：“凡人家请师长，必须有才、有法、有守的方好。”濮员外道：“请问兄长，何为才、法、守也？”少年道：“凡为师长的，饱学不腐，谓之真才；善教不套，谓之得法；诚实不伪，谓之有守。师长具此三德，子弟们方有教益。”刘浣道：“敝友瞿君，三德未必俱备，然真诚质朴，教法亦精，断不误却令甥功课。”濮员外道：“尊驾之友决非妄诞者，老朽力言，管取馆事立就。”刘浣欢喜自回。

次日，濮员外亲到耿家，见了女儿，备言刘浣荐馆之事，又说：“瞿先生恬静饱学，教法最精，兼且近便，不可错过。”濮氏从了父亲之言，即写下关约，着苍头送到刘家。刘浣自令人通知瞿天民，不必细说。

此时正值四月初旬，这耿寡妇是个节俭的女人，预先送了两个请帖，趁着立夏节日，顺便排下筵席，邀瞿先生进馆。濮员外、刘浣宾主三人，盘桓了一日，次日依然令小厮锦簇伏侍小主耿宪读书。

光阴荏苒，不觉又早月余。濮氏见儿子功课不缺，举止端详，与前大不相同，心下十分喜悦。家下人又言，瞿先生温柔雅量，待人以礼，更兼善教不倦，甚堪敬重；故此濮氏管待倍加丰厚。

忽一日晚上，濮氏吃罢晚膳，正欲脱衣寻睡。猛听得床头戛戛之声，急执灯看时，却是一对蚕蛾，两尾相接，在那里交媾，四翅扇扑，故此声响。濮氏疑道：“此物从何而来？”掀起枕席瞧，看见一个破损空纸包儿。问儿子时，答道：“早上在花园内撞得的，故包了放于枕下作耍。”濮氏咽了一声，将蚕蛾掷于床下，息灯睡了。闭眼一会，想起日前夫妻交合之时，何等快乐，不期做了孀妇，五七年间不见那话儿的面，何等凄凉。反不如这虫蚊儿两尾相连，十分受用。转辗思量，睡不安枕，翻来覆去，心绪如麻，长吁数声，披衣而起。此时天色曛热，纱窗半启，只见一轮月色透入罗帏。濮氏轻身下床，移步窗前，凭槛玩月，不觉欲火如焚，按捺不

下。倚着围屏立了一回，奈何情兴勃然，热不可遏，一霎时面赤舌干，腰酸足软，反觉立脚不住，急纵身环柱而走，如磨盘一般，团团旋绕有百十个转身，愈加遍身焦热，心痒难禁，口咬衫襟，凝眸伫想，恨不得天上坠下一个男子来耍乐一番。又想着家下有几个小厮，年俱长成，已知人事，寻觅一个消遣也好；只是坏了主仆之体，倘若事露，丑脸何以见人？呆思一会，猛然想起瞿师长青年美貌，笃实温雅，若谐片刻之欢，不枉人生一世。纵然做出事来，死而无怨。正是色胆如天大，只因睹物生情，挂不住心猿意马。当下侧耳听时，谯楼已打二鼓，回头看宪儿和侍女们皆已熟睡，忙移莲步，悄悄地开了房门，轻身下楼，踅出银房。黑暗里被胡床绊了一跌，急跃起转过轩子，趁着月光，一步步捱出茶厅，早见是书房了。濮氏四顾寂然，伸出纤纤玉手向前敲门。

却说瞿天民正在睡梦中，被剥啄之声惊醒，心下疑道，更阑人静，何人至此？急抬头问道：“是谁？”门外应道：“是我。”却是一个妇人声音，再问时，依旧应声“是我”。瞿天民惊诧道：“这声音分明是耿徒之母，夤夜至此，必有缘故。”原来濮氏与瞿生虽未觌面相见，然常出入中堂，呼奴唤婢，这声音却是厮熟的。当下瞿天民口中不说，心下思量，夜深时分，嫠妇独自扣门，必有私意存焉。不开门虑生嗔怪，坐馆不稳；若启门，倘以淫污之事相加，如何摆脱？正暗想间，敲门之声愈急，外厢轻轻道：“瞿相公作速开门，奴有一至紧事相恳，伏乞见纳。”瞿天民听了濮氏娇娇滴滴的声音，不觉心动，暗算计道：“这是他来就我，非是我去求他，无伤天理，何害之有？不惟他妙年丽色，抑且财谷丰饶，私情一遂，余事可图。”即起身离床。正待启门，忽抬头见天光明亮，又猛省道：“阿呀，头顶是什么东西？噢，只因一念之差，险些儿墮了火坑矣。堂堂六尺之躯，顶天立地一个汉子，行此苟合之事，岂不自耻？此身一玷，百行俱亏，快不宜如此。”一霎时念头端正，邪欲尽消，侧身而睡。又听得门外唧唧哝哝，推敲不已。瞿天民心生一计，哼哼地假作鼾声，睡着不理。濮氏低声叫唤无人睬保，又延捱了一会，不见动静，跌脚懊恨而回。径进房内，却好宪儿醒来声唤。濮氏抚息他依然睡了，此时更觉欲动难禁，频频津唾，两颊赤热，小腹内那一股邪火直冲出泥丸宫来，足有千余丈高，怎么遏得他下。自古道：“妇人欲动而难静。”耿寡妇被这魔头磨弄了半夜，无门发泄，恨的他咬定牙根，双手搂抱一条黑漆厅柱，两足交叉而立，不住的叠了有百十余下，猛可里一阵爽快，遍身麻木，却似几桶冰水